

貳之書叢氏苑

究 研 學 橫 縱

著 賢 汝 苑

行 發 店 書 樂 快

苑氏叢書之貳

縱橫學研究

苑汝賢著

快樂書店發行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初版

苑氏叢書之貳 縱橫學研究

著者 苑 汝 賢

發行人 快 樂 書 店

印刷者 和 平 印 書 局

發行所 快 樂 書 店



自序

治世言聖賢。亂世論英雄。聖賢以仁義濟民。英雄以權詐造勢。人之利既不同。則解倒懸之誠必異。故儒學之佐。太平之基也。策士之襄。亂世之朕也。以其義利之齟殊途。則其收召也亦別。世之一治一亂。如時之有寒暑。其勢既不可避。則治世之學不可用於亂世。亂世之學不可用於治世。乃若裴葛不可異而用。同其理也。夫縱橫之學真偽紛爭。亂世之學也。其所以能亂世者。由於妄言而人主採之。詩曰。婦有長舌。維厲之階。一家之中。遇有長舌之婦居其間。猶且骨肉析離。蕭牆起禍。更何況邦國之間。而小巧辯辯結者之馳聘。愚觀自戰國秦項以來。縱橫構圖之士。乘天下之有導。設人主以金玉錦繡。以取卿相之尊者。蓋皆利天下之危。而不利其安。利天下之分。而不利其合。庶可知矣。雖然。上既以造勢充欲爲心。則能充其欲者。言。則不爲妄言。則天下之言。誰爲之。陰賊定鴻溝。故視國家而取之者。則曰救彼塗炭。則其佐者。必曰識時勢。救彼。取國家者既以心乎生民爲號

召。則爲之佐者亦必以伊尹就桀爲藉口。如是則權勢者之言。非妄言也。妄言之既已無。則其所行者。亦必非妄行。於是竊鉤者誅。竊國者侯。祇許州官放火。不許百姓點燈。噫。由來久矣。夫九流百家。乃皆所以爲治國理民之本。而又各有其短長。是使長短縱橫者之所得資也。果能明晰確鑿。宜其去就。豈非國家之福。然必須爲上者先摯愛民之心。斷充欲之志。則庶幾矣。愚年來遍走四方。飽受憂虞。歸來百感叢集。爰草是編。并爲之叙。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元旦高陽苑汝賢記。

縱橫學研究目錄

自序

第一章 縱橫學之意義及縱橫家之源流

一

第二章 縱橫學之資料

六

第三章 縱橫家必具之條件

五七

第四章 縱橫家游說略傳

六六

第五章 後世之遺思

一九七

跋一

一

跋二

一

縱橫學研究

第一章 縱橫學之意義及縱橫家之源流

縱橫學者，游說之士，籌策事功，借以求合于世得以干澤之學術也。合南北曰縱，聯東西曰橫，爲其說者，適於縱則縱說之，便於橫則橫說之，隨其形勢情之所宜，順其天地人之所近，因事權變，以邀一時之成，亦曰從衡學；又名長短學，言欲令此事長則長說之，欲令此事短則短說之。如蘇秦初說秦孝公不能用，去而之燕，說燕文侯合縱以拒秦，若秦孝公初聽其說，則必先爲橫說以噬六國；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，魯隱公曰：『爲其少故也，吾將授之矣。使營菟裘，吾將老焉。』翬懼，反說公於桓公而殺之等是也。精通於縱橫學者曰縱橫家；爾後縱橫家層見叠出，而縱橫學遂爲當世所注意，因進而成爲一種專門學術，故縱橫之學，實乃縱橫家之思想，言行，經驗，蒼萃而成。以是在研究縱橫學之前，必先明瞭縱

橫家之源流。

考縱橫家之源，係由於行人之官，行人之官首見於周朝，有大行人小行人之別，屬於秋官，所以掌朝覲聘問之事者，其後各國使臣相繼僭亂，亦各設有行人，以掌賓客之事，最初則係兼職出使者，如魯叔孫氏以司馬而爲行人，鄭公孫黑以上大夫而世行，概可知也。其後各國皆相繼設立行人之專官，在國內掌賓客之事，遇事則出使以專責交涉，以此通使之官，各國備焉。蓋春秋之時，諸侯貪冒，侵欲不息，爭尋常以盡其民，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，亦或二國圖其社稷，而求紓其民，各懲其忿，諸侯靖兵，好以爲事，行理之命，無月不至，各國設官，皆有行人，以掌賓客之事，外人之來者，皆加禮焉。楚莊之政，旅有施舍；晉悼初立，賓以特性，四方之賓客造者，送逆達之，羈昵恤之，饗燕親之，委積館舍飲食，無不兢兢焉，所謂晉鄭同儕，其識子弟，固將禮焉者，道固宜然也。諸侯之亡公子，其過曹者，曹共公皆無禮，倍負羈諫曰：『愛親明賢，政之幹也，禮賓矜窮，禮之宗也，禮以紀政，國之常也，玉帛酒食，猶糞土也，愛糞土以毀三常，毋乃不可乎？』其言頗深切著明。蓋於諸

謁之使，聘問之賓，以時相見，以事相赴，其示容合好，以固邦交，春秋通行，已爲達義，即於聘旅之臣，共其困乏，使得弛於負擔，殆亦掌客之常事；而非必寬政始然也。是以春秋之時，國無間大小，觀其賓禮之情形，即可知其國之禍福，卻獻子聘於齊，齊頃公使婦人觀而笑之，齊受晉師，遂聽客之所爲；鄭以子羽爲行人，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，以有禮之故，北宮佗決其無大國之討；衛以仲叔圉治賓客，雖以靈公之無道，而其國不喪；晉平之衰也，諸侯舍於隸人，門不容車，不可踰越，盜賊公行，天禍不戒，賓見無時，命不可知，自此公室日卑，遂爲季世矣；陳靈之亂也，候不在疆，膳宰不致餼，司里不賓館，國無寄寓，縣無施舍，雖有分族於周者，承王命以爲過賓，而司事莫至，未幾楚師一至，遂入都城矣。蓋賓客之事，實爲立國之要，主不思賓，無憂客使，加之以禮，重之以睦，賓入如歸，莫不懷愛，更何致與其凶怒，激其狂奮乎？齊桓知其然也，曰：『四鄰賓客，入者悅，出者譽，光名滿天下；入者不悅，出者不譽，污名滿天下；壤可以爲粟，木可以爲貨，粟盡則有生，貨散則有聚，君人者名之爲貴，財安可有！』其爲言也如此。故會國用三分，二分在賓客，而管

子以爲明。葵邱之會，至以無忘賓旅，申命於諸侯，蓋視爲當務之急矣。晉文返國，亦禮賓旅，以爲初政。及其爲盟主也，宮室卑庳，無觀臺榭，以崇大諸侯之館，館如公寢，庫廐繕脩，司空以時平易道路，圻人以時埴館宮室，諸侯賓至，旬設庭燎，僕人巡宮，車馬有所，賓從有代，巾車脂轄，隸人牧圉，各瞻其事，百官之屬，各展其物，公不留賓，而亦無廢事，憂樂同之，事則巡之，教其不知，而恤其不足，賓至如歸，無寯舊患，不畏寇盜，而亦不患燥溼，樹於有禮，艾人必豐，使於晉者道相逮，其光有諸侯也宜哉！雖然，此惟交際然也。春秋之於外人，有交際，有交涉，交際通情，敬禮可以加，此齊桓公無忘賓旅之說也；交涉爲國，尺寸不能假，此季文子非我族類之說也；若但以交際言之，則惟聘問之臣，好會之時，然傳言之矣，曰：兵交使在其間可也。夫使也者，所以通兩國之情，釋仇而約，易憾而歡者也。使而不失其辭，兩國之民實賴之，顧亦何惡哉？孔子曰：『使乎使乎！』言其當權事制宜，受命而不受辭，此其所長也。又曰：『誦詩三百，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，雖多亦奚以爲？』蓋曲盡人情者莫如詩，達乎詩而使，則道之以義，開之以理，廣譬而約喻，用能曲

盡人情，事無有不濟者，是以春秋時之使者，本乎曲盡人情，紛拏之辯不貴也；及至邪人爲之，則上詐諛而棄其信，故當戰國之際，強弱之相形，衆寡之相傾，一時鮮廉寡恥之徒，往來乎其間，搖唇鼓舌，劫之以勢，誘之以利，怒之以其所甚辱，趨之以其所甚欲，楔闔而鉗制之，以苟一時之成事者，此無異於白晝而攫奪也！蓋其原起於鬼谷子而成於儀秦，當是時也，相帥成風，其習已膠而不可解，世之所謂有道之士，若孟荀莊周，其立言論事，猶有辯士之風，要其歸以正，是以無譏焉。漢興，酈陸侯隨輩皆以辯聞，然嗜利無恥不問道理之習亦稍衰矣，繇數子以降，士之肆偉辯以濟人之事者，不可勝數，以之比於古賢使，誠爲有間，至其辯析利害，切見事情，彼烏可廢哉。

第二章 縱橫學之資料

據漢書藝文志，關於縱橫學之書籍，列有蘇子三十一篇，張子十篇，龐煖二篇，闕子一篇，國筮子十七篇，秦零陵令信一篇，蒯子五篇，鄒陽七篇，主父偃二十八篇，徐樂一篇，莊安一篇，待詔立馬聊蒼三篇，然今已全佚，茲所採摭縱橫學之資料，計有鬼谷子揲闔，反應，內楗，抵巇，飛箝，忤合，揣摩，權，謀，決，符言，十二篇，呂氏春秋順說一篇，韓非子說難一篇，長短經釣情一篇，中論貴言一篇，嘉祐集諫論上一篇，以及拙著鼎峙之形勢情一篇，爲之彙載於左：

（一）鬼谷子十二篇

揲闔第一

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，爲衆生之先。觀陰陽之開闔，以名命物，知存亡之門戶，審策萬類之終始，達人心之理，見變化之朕焉，而守司其門戶。故聖人之在天下也，自古及

今，其道一也。變化無窮，各有所歸，或陰或陽，或柔或剛，或開或閉，或弛或張。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戶，審察其所先後。度權量能，校其技巧短長。夫賢不肖智愚勇怯仁義有差，乃可裨，乃可闔，乃可進，乃可退，乃可賤，乃可貴。無爲以牧之。審定有無，與其實虛，隨其嗜欲，以見其志意，微排其所言，而裨反之，以求其實，貴得其指，闔而裨之，以求其利。或開而示之，或闔而閉之，開而示之者，同其情也，闔而閉之者，異其誠也。可與不可，審明其計謀，以原其同異，離合有守，先從其志，即欲裨之貴周，即欲闔之貴密，周密之貴微，而與道相追。裨之者，料其情也；闔之者，結其誠也；皆見其權衡輕重，乃爲之度數，聖人因而爲之慮。其不中權衡度數，聖人因而自爲之慮。故裨者，或裨而出之，或裨而內之。闔者，或闔而取之，或闔而去之。裨闔者，天地之道。裨闔者，以變動陰陽，四時開閉，以化萬物。縱橫，反出，反覆，反忤，必由此矣。裨闔者，道之大化，說之變也，必豫審其變化，吉凶大命繫焉。口者，心之門戶也。心者，神之主也。志意，喜欲，思慮，智謀，此皆由門戶出入。故關之以裨闔，制之以出入。裨之者，開也，言也，陽也。闔之者，閉

也，默也，陰也。陰陽其和，終始其義。故言長生，安樂，富貴，尊榮，顯名，愛好，財利，得意，喜欲，爲陽，曰始。故言死亡，憂患，貧賤，苦辱，棄損，亡利，失意，有害，刑戮，誅罰，爲陰，曰終。諸言法陽之類者，皆曰始，言善以始其事。諸言法陰之類者，皆曰終，言惡以終其謀。裨闔之道，以陰陽試之。故與陽言者依崇高，與陰言者依卑小。以下求小，以高求大，由此言之，無所不出，無所不入，無所不可。可以說人，可以說家，可以說國，可以說天下。爲小無內，爲大無外，益損，去就，倍反，皆以陰陽御其事。陽動而行，陰止而藏。陽動而出，陰隱而入。陽還終陰，陰極反陽。以陽動者，德相生也。以陰靜者，形相成也。以陽求陰，苞以德也。以陰結陽，施以力也。陰陽相求，由裨闔也。此天地陰陽之道，而說人之法也。爲萬事之先，是謂圓方之門戶。

反應第二

古之大化者 乃與無形俱生。反以觀往，覆以驗來。反以知古，覆以知今。反以知彼，覆以知此。動靜虛實之理，不合於今，反古而求之。事有反而得覆者，聖人之意也，不可不

察。人言者，動也。已默者，靜也。因其言，聽其辭。言有不合者，反而求之，其應必出。言有象，事有比。其有象比，以觀其次。象者，象其事，比者，比其辭也。以無形求有聲，其釣語合事，得人實也。其猶張置網而取獸也。多張其會而司之，道合其事，彼自出之。此釣人之網也，常持其網驅之。其不言無比，乃爲之變。以象動之，以報其心，見其情，隨而牧之。已反往，彼覆來，言有象比，因而定基。重之，襲之，反之，覆之，萬事不失其辭。聖人所誘愚智，事皆不疑。故善反聽者，乃變鬼神，以得其情。其變當也，而牧之審也。牧之不審，得情不明，得情不明，定基不審。變象比，必有反辭以還聽之。欲聞其聲反默，欲張反斂，欲高反下，欲取反與。欲開情者，象而比之，以牧其辭，同聲相呼，實理同歸。或因此，或因彼，或以事上，或以牧下，此聽真僞，知同異，得其情詐也。動作言默，與此出入，喜怒由此以見其式，皆以先定爲之法則。以反求覆，觀其所託。故用此者，已欲平靜，以聽其辭，察其事，論萬物，別雄雌。雖非其事，見微知類。若探人而居其內，量其能，射其意，符應不失，如騰蛇之所指，若羿之引矢。故知之始，已自知，而後知人也。其相知

也，若比目之魚，其見形也，若光之與影。其察言也不失，若磁石之取針，如舌之取燔骨。其與人也微，其見情也疾。如陰與陽，如圓與方。未見形，圓以道之。既見形，方以事之。進退左右，以是司之。己不先定，牧人不正，事用不巧，是謂忘情失道。己審先定，以牧人策而無形容，莫見其門，是謂天神。

內樞第三

君臣上下之事，有遠而親，近而疏，就之不用，去之反求，日進前而不御，遙聞聲而相思。事皆有內樞，素結本始。或結以道德，或結以黨友，或結以財貨，或結以采色。用其意，欲入則入，欲出則出，欲親則親，欲疏則疏，欲就則就，欲去則去，欲求則求，欲思則思。若蚨母之從其子也，出無間，入無腴，獨往獨來，莫之能止。內者，進說辭也。樞者，樞所謀也。欲說者務隱度，計事者務循順，陰慮可否，明言得失，以御其志。方來應時，以合其謀。詳思來樞往應，時當也。夫內有不合者，不可施行也。乃揣切時宜，從便所爲，以求其變。以變求內者，若管取樞，言往者，先順辭也。說來者，以變言也。善變者，審知地勢，